

近日,《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在乌鲁木齐举办。改稿班举办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到会看望与会各民族作家翻译家,勉励大家努力创作,祝愿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更加繁荣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作家翻译家在改稿班上交流创作与翻译经验,就母语文学的魅力、文学的使命以及文学翻译技巧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民族文学》主编叶梅说,《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创刊以来,得到广大维吾尔族母语作家和翻译家的大力支持,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维吾尔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维吾尔族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一种面向未来发展的文化。《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吸收借鉴国内多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和国外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也是维吾尔文化不断开放的见证,是维吾尔族文化不断追求创新发展成果。在全球化时代,珍惜、发展和保护民族优秀文化,是广大作家、翻译家和艺术家的责任。举办这次改稿班,希望为多民族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提供一个互相交流、学习和借鉴的机会,进一步提高维吾尔族文学创作和翻译水平,促成更多文学精品产生。

新疆文联党组书记黄永军说,《民族文学》在新疆举办维吾尔文版和哈萨克文版改稿班,体现了中国作协对新疆的关心,对新疆各族作家和翻译家的爱护。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次改稿班就是一次接地气、通下情、促发展的活动,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文学是唤醒人的思想、滋润人的心灵的良药。一个民族的发展进步,一定要有文学的滋养。参加改稿班的作家翻译家是民族的文化精英,对保守、愚昧行为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要依靠广大作家、翻译家和艺术家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文化水平。在当前特殊的形势下,这次改稿班的举办,对于维护新疆的和谐稳定、促进新疆的发展繁荣

# 以文学促进民族团结

## 《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综述

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天津市作协主席蒋子龙说,在新疆参加这个活动,感受到大家对文学的挚爱,体会到一种正能量。现在文化界最时髦的说法就是占领文化高地。《民族文学》这几年创办了5个民族文字版,在一个一个地发展自己的文化高地,形成了一种上升的形势,散发出一种正能量,给人以信心。写作可以分成两种:灵魂写作和俗世写作。俗世写作就是奔着世俗的成功而去的。我认为支持中国文坛的还应该是灵魂写作,它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现在文坛上的诱惑特别多,信息爆炸、真假难辨。但是,只要人还有灵魂,文学就有灵魂,就不会消亡。

新疆文联、作协主席阿扎提·苏里坦说,近年来,新疆广大作家翻译家饱含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创作与翻译,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原创文学作品与翻译作品。《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自创刊以来先后召开了多次改稿班、研讨班及笔会,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得到广大读者的赞誉,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文学翻译工作是非常严肃、细致的工作,要求译者不但有文学审美能力,而且还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综合知识,所以要求译者必须坚持不断地学习,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开拓,通过高超的翻译为我们展现中国多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独特魅力。

文学评论家包明德说,《民族文学》举办这次改稿班对促

进维吾尔族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维吾尔族诗歌源远流长。他们的小说也具有突出的特点:人物的心灵是质朴自然的,像天池一样美;人与人之间善于沟通,误会容易化解;小说也具有诗化的倾向。这些作品不仅是维吾尔族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中华文明是中国各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国的文学也是各民族共同构建的。新疆的维吾尔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重要生力军,新疆维吾尔族文学的创作拓展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版图。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总译审、副局长阿里木江·沙比提说,这些年来,《民族文学》推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原创和翻译作品,其中包括维吾尔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誉。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许多作家、翻译家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文学翻译是非常有价值的一项工作,人类因翻译家们的努力而增进理解与沟通。做一名翻译,两种语言的功底都要深厚,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学习、了解和掌握两种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设桥梁,促进沟通。这一切都说明,翻译家手中的译笔,充满着力量。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将这刊物办得更好,把更多优秀的母语和翻译作品奉献给读者。

民族出版社总编辑助理阿合买提江说,办好《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最重要的是要提高翻译质量,也就是说,要体现好刊物的“民族性”和“文学性”。将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风俗

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下用不同的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用另外一种民族语言来翻译表达,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想做好汉文文学翻译,译者首先要对该民族的基本情况和文化文化特征有一定的了解,对作品认真阅读,吃透,然后对该作品中出现的名词术语、成语、习惯语等进行认真探讨。实在没有办法翻译的名词术语,可以音译的方法处理并做脚注。

民族语文翻译局维吾尔文版副主任阿不力孜认为,文学翻译要充分再现原著作家的创作情感、风格,要尊重原著所属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特点。译者要准确理解原文,既要尊重原作者的民族个性、用词习惯,还要用准确优美的母语充分再现原创作品的情感与风格,提升读者精神境界,传承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山东作家王常芳说,维吾尔族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悠久的民族。一个作家一定要深入到本民族文化之中,寻找到属于本民族的丰富的矿藏资源,因为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之中的。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与心灵密码,这种属于各自民族的鲜明特征,需要我们这些热爱文学的人,不断地向各自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去掘进与开拓,认识到它固有的多元化与丰富性。同时,我们也要学会走出自己熟悉的生活半径,走到自己的民族之外,把本民族的文化放在世界格局之中,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学会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然后给自己找到一个最独特的视角。

改稿班期间还召开了“《民族文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行会”,来自新疆各地的书刊发行员、销售员参加会议,对《民族文学》杂志进行评说,并提出一系列有效建议。新疆邮政报刊发行局局长王疆说,从近两年的发行情况看,《民族文学》的宣传发行工作还有待加强。新疆邮政报刊发行局将利用自身点多、面广、网大的优势,使《民族文学》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将刊物送全区千家万户。(布买热木·伊利迪尔)

·专 论·

## 文学交流中的译入和译出

□伊明·艾合买提(维吾尔族)

文学翻译是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它能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感情。另外,它能提高各族人民的精神境界,扩大他们的视野,拓展他们的思维,更能促进中华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繁荣。

丝绸之路是几千年来人类文化交流最为活跃、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互信,首先归功于文化的交流,文学交流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而这种交流大多通过多种语言的互译来实现。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而在众多的文化交流中,文学交流历史最久、领域最广、影响最大。文学交流是以双方或多方语言的互相译入或

译出为前提的。换句话说,语言是文化中最为基础、最为鲜活的部分,是各民族灿烂文化的载体。某种语言的译入或译出,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译入或译出,是对民族和民族文化的介绍。

各民族母语的存在决定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中翻译活动的存在,而各民族母语创作的存在同样决定了文学交流中文学翻译的存在。如果各民族作家、诗人都用同一种语言进行文学创作,那么,那些只有通过本民族的母语才能原汁原味表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就难以被其他民族读者所了解。艾特玛托夫曾说,“民族的不朽就表现在它的语言上”,“在文学领域内有许多问题是可以争论的,但是有一个事实未必可以争论,那就是作家在描述自己人们的生活,描述自古以来就是他的祖国的人民,描述他们的性格、特点、心理、传统和

习惯时,母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这句话说明两个问题:对维吾尔族作家们来说,他们要将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译成其他语言,以此与其他民族读者交流思想和情感,以介绍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与此同时,处于多种文化夹缝中的维吾尔族更需要阅读其他民族的乃至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以便了解其他民族,了解世界各国,提高文化水平,为西部大开发、建设平等团结和谐稳定的美丽家园作出贡献。

对发展中的维吾尔族文学来说,文学交流中的译入比译出显得更加紧迫。译出是向其他民族的读者介绍本民族的文化,而译入则意味着向本民族介绍整个世界的文学发展状况。从这一点上,我对从事这项工作的翻译工作者,对《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等刊物及各出版社表示敬意。

## 翻译是心灵之间的沟通

□铁来提·易卜拉欣(维吾尔族)

《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创刊发行以来,以新颖而丰富的内容,出现在广大维吾尔文读者面前,让读者从中获取了深广的知识和健康向上的精神。这次改稿班的举办,为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作为本次改稿班的参加者和一个文学翻译爱好者,我和与会的所有作家翻译家一样,心里充满了喜悦和对《民族文学》的感激之情。《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将一批青年创作者和文学翻译工作者紧紧地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和翻译家。它在译介我国各民族优秀作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心灵的沟通,为广大维吾尔文读者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译者也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奔跑者,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连接者。《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所起的作用,是潜移默化化的,但它在读者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却是巨大的。倘若没有合格的译者,不能保证翻译质量,《民族文学》就不可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为此,我希望

《民族文学》编辑部的编辑和文学翻译工作者一定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珍惜和爱护这个来之不易的文学园地。实际上,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老一辈翻译家们所翻译的大量优秀作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汉译维的范本。我们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一定要细心研读,认真比较。

目前,我们的文学翻译质量和文学编辑的综合素质还有待提高,译文一定要保证流畅。要正确使用母语,更加丰富我们的文学语言,避免出现语言生硬现象。青年翻译工作者要积极向老一辈翻译家学习,以他们的佳作为翻译范本,掌握好翻译技巧。当然,这也需要文学编辑人员花费很大的心血,付出艰苦的努力。

总之,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认真做好。文学翻译队伍尚不稳定、宣传工作还不到位、选题内容还有待开发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今后进一步做好做实。但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一定可以成为我们精神生活家园里的一枝艳丽夺目的花朵。

## 翻译不易 译者路长

□艾克拜尔·吾拉木(维吾尔族)

从事文学翻译,对译者是个严峻的挑战,译者不但要走作家的内心世界和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精神领地,还要有对语言的把握能力,以及不逊于作家的艺术想象力。

完成一部翻译作品很难,每一个译者对此都深有体会。我的父亲吾拉木是《水浒传》的译者之一。那附时他每日挑灯夜战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多次去找季羨林请教,与克里木·霍加·伊明、吐尔逊等翻译家反复切磋。我哥哥至今保存着父亲那几年写给他的70多封书信,最近我重新阅读了那些书信,书信的内容涉及他如何翻译《死魂灵》《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的问题。有一封信长达13页,其中谈论有关《西游记》翻译问题的内容占去整整11页。读过之后,我被父亲那种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所感动。

上世纪8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约我父亲和伊明、吐尔逊开始合作翻译《西游记》,不知是时间不够用还是作品译起来太难,我父亲整整翻译了15年,只翻译了18章,伊明、吐尔逊翻译了20多年,只翻译了10章。如今二人前后都已故去,已译部分的译稿在我们手里,却找不到能够接替他们继续翻译的合适人选。就这样,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至今未能出版维吾尔文版,成为出版界和翻译界的一件憾事。翻译工作的艰辛和苦涩是不言自明的,翻译完成一部有分量作品是很难的,让译者在用另一种语言的读者中喜闻乐见则更难。在审美意象、思维与视角上与原保持相似性,给另一个民族的读者献上一份既符合这个民族读者阅读习惯又忠实于原作内容和风格的译文,则是难上加难。

一部好的译著,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中得以畅行,自然离不开译者的苦心孤诣和辛勤笔耕,离不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美学理念和各种思维的综合运用。从我翻译铁依甫江·艾里耶夫诗歌的实践来看,将文学艺术的美学理念与审美思维有机结合起来,并将之运用到文学翻译实践当中去,从而在最大程度提高原文和译文二者的相似性,是文学翻译者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文学翻译是语言信息与美感要素的整体吸纳与再造。译者如果能把原作者的思想感情、语气语调乃至节奏韵律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那原文的美感才能得到完美体现。

仅就文学翻译而言,译者需要对两种语言的相关知识都了然于胸,流畅的母语表达和扎实深厚的他语基础是必备条件,但对母语的熟谙显然是重中之重。用母语创作的作品具有巨大的魅力,它在传承和保护一个民族的原生文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把这些原有魅力的作品译给其他民族的读者则是我们翻译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 文学翻译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

□苏永成(回族)

《民族文学》举办改稿班,我觉得这是为搭建心灵桥梁、增强文化交流和思想沟通、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所做的实际工作。文学是沟通心灵的桥梁,翻译是沟通文学的桥梁。

我国各民族文化千姿百态,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生活环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个性。通过翻译这个窗口,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各民族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可以了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状况。因此,我认为:一个翻译工作者,本身就是一个中介、一个桥梁。翻译就要增进不同民族的互相了解,这就要求翻译工作者再现这种特色与差异。

民族文学翻译不仅能够促进少数民族作家深入挖掘、继承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学习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精华,提高文学创作质量,同时也是兄弟民族间相互交流和展示各自文学迷人风采的途径。而且,汉文读者能够通过译介的作品欣赏到其他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通过译介,还能够鼓励用母语写作的作家学习和实践双语写作,使他们扎根于本民族文化,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质的作品。

文学翻译绝对是一项高难度的创造性劳作。文学翻译工作者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学习、提高,不断地丰富自己的阅历,需要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字的扎

实功底,还要有悟性、才情和灵气。此外,对文学翻译工作必须热爱,还要保持敬畏。随着时间流逝,我越来越敬畏文字了,越来越敬畏《民族文学》了;我越来越觉出它的无边无际,时刻都不敢懈怠、不敢骄傲和自满。《民族文学》杂志是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花园,更是少数民族作家和翻译家的精神家园。《民族文学》的兴旺发达是我们的衷心期盼。让我们这些作家、翻译家,为促进交流、加深了解、增强团结、构建和谐,为民族文学翻译出现一个生气勃勃、红红火火、蒸蒸日上的崭新局面,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 文学翻译与母语的魅力

□艾孜提力·艾海提(维吾尔族)

文学创作从来没有离开过“翻译的掌心”。首先作家的某种心声、情感、领悟、灵感通过“翻译”变为某种语言,再转移到母语,再变为文学作品,然后迎来的被翻译成其他民族语言的机遇。

每个民族的文学包括原创文学与翻译文学。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原创文学通过文学翻译才能被其他民族读者了解。文学翻译不仅是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更是一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达艺术,也是一种再创作。因为文学翻译传递出来的不仅是生活内容,还有文学和艺术的感染力。

任何两种语言的词汇里没有完全雷同的词语,甚至这个民族中存在的某些词语在那个民族里根本没有过。因为一个民族语言里某个词语除了表示它的字面含义,还包含着这个民族历来所经历的坎坷命运,是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的内涵,只有本民族的成员才能完全领悟。所以翻译家必须理解、懂得这种“文化符号”,并能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

《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的创刊给广大维吾尔族文学翻译家建立了展示自己翻译能力的平台。广大维吾尔族读者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更多地了解到了其他民族文学作品的魅力。它刊载了

多个民族的大量文学精品,培养了一批青年文学翻译家,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我也翻译了不少的诗歌、小说和文学评论,借此提高了自己的翻译水平。确切地说,更加深层地掌握了母语的表达技巧,更加精细地发现了自己母语的独特性。每次完成一部作品的翻译工作,我都感到自己学到了很多。一部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能否通过翻译准确地表现出来,完全取决于翻译家的文学素养和母语表达能力。仅仅翻译语言是不够的,必须还原其文学色彩、语言意境。在尊重原著风格、语境、内容、结构的前提下,仔细斟酌,以最贴切的语言文字,传达出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语言风格。

民族文学之所以被称为民族文学,是因为它具有文化、艺术、语言、审美、心声的表达方式以及精神上的独特性。因此,翻译家的责任非常重大,他(她)在翻译实践中始终担负着把其他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尽量原汁原味地表达出来的使命。翻译家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才能更加精准、更加优雅地表现母语的魅力。

## 如何把诗翻译成诗

□乌买尔·买买提依明(维吾尔族)

不论哪一类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作者内心爆发的想象力,纵情投入创作是关键。诗歌创作更是如此。诗人进入创作,一般来说,内心都会有着深厚的情感需要抒发。诗歌创作不存在什么这种写法好、那种写法不好的问题,不存在应该用这种方式写诗、不应该用那种方法写诗的倡导。用什么方

式写诗由作者自己的风格、思维方式来决定。诗歌处在传统和创新的交叉点才能发展。为此,诗人应该不断提高创新能力,认真阅读本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优秀作品。

仅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学翻译就变得非常必要。文学翻译者在诗歌翻译当中,会发现一个民族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语法结构

都有一定的内在规律。一个民族认为写得美不可言的一首诗翻译成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时,那首诗可能会完全失去美,甚至有些诗按意思来翻译会变成家长里短。所以,从事诗歌翻译者必须下大功夫,把诗歌纳入本民族的文化范畴才能把诗翻译成诗。

诗歌翻译要尊重原作的表达方式和风格,单纯地考虑词义会影响一种语言的表达能力。所以在诗歌翻译中要具备一定的词汇积累和熟练的翻译技巧。翻译的过程可以投入一些个人的创造,但不要太多,否则就会脱离原诗的意思。

我之前主要从事公文翻译,担任各种会议的口译任务,有时对翻译工作存在懈怠情绪。后来我将一篇汉文作品译成维文,译给新疆的《文学译丛》杂志。译文发表后,自己感到文学翻译像一把火燃烧在我心灵的深处,从此我的文学翻译热情日益高涨,不断翻译并发表文学作品。后来,我接触了《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请求编辑们给我一次翻译的机会。

编辑给我分配了任务,让我翻译王干的散文《向鲁迅学习》,我以前没有翻译过散文,能不能翻译好?能不能让编辑和读者满意呢?我顾虑重重。该作品引用了鲁迅、毛泽东的格言。这些格言我从来没有读过,甚至有的没有听说过。于是我找来几篇鲁迅的作品,精读了一遍,了解了鲁迅的写作方法、写作风格,最后尽一切努力开始了翻译。通过反复琢磨、修改,终于拿出了比较像样的译作。编辑看了觉得很满意。从此,我加入了《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的翻译队伍,有幸翻译了《失语的红军》《清明时节雨纷纷》《云儿从来不说话》《爱与寂寞》等优秀作品,并且通过翻译这些作品提高了自己的文学素养,充实了自己的生活。

说心里话,《民族文学》照亮了我的前进道路,它以文学的美和善滋润了我的心灵。它鼓舞了我,锻炼了我。没有它的培养、指导、帮助,就没有我文学翻译的今天。希望杂志社给我更多的锻炼机会,翻译出更多的文学作品。

## 挖掘语言的矿藏

□安尼玩买买提(维吾尔族)

文学翻译对我来说比创作还难,因为创作时你能随便发挥语言思维和表达能力,但是翻译要尊重原作者的风格和本意,不能摆脱他的思维框架和表达方式。这种限制对文学翻译家来说是一种挑战。翻译家要忠于作家的语言和风格,同时要思考怎样翻译才能接近完美,让读者像阅读原创作品那样欣赏翻译作品。

我认为文学翻译家首先要会写作,最起码要懂文学,要精通两种语言,要特别重视母语。要是母语表达能力差,好的翻译无从谈起。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翻译的难点就在于把握两种不同语言的特点。如果不是如此,在翻译过程中就容易迷惑,语言思维死板,只抓本义,不懂引申或语气,处处犯形式主义的错误。翻译一部作品的时候,我就开始与作者交流,明白他的意思,了解他的风格。特别注意别发生误解,因为作者的表达方式跟我有差异,语言使用习惯也不同。要是他的语言好,我的翻译也要跟得上,他的语言有欠缺,我可以补上,但不能勉强。翻译时需要灵活性,需要文学语言的自由发挥,充分挖掘自己的语言资源,展示接近完美的学习和文学风貌。

翻译是学习的过程,我翻译《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作品时遇到了不少生字生词,意思无法确定的成语、佛教或喇嘛教术语、陌生的专用词、地名、人名等,只能仔细查词典。阅读《民族文学》维文版时,我也欣赏其他翻译家的作品,跟自己的翻译做比较。我认为翻译家不能太自信,要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学习和锻炼。因为一个翻译家,哪怕他是一个语言大师,也无法完全拥有一种语言的全部财富。我这一辈子要挖掘我的语言矿藏,能取到钻石还是煤炭,这取决于我的努力。

## 翻译充实了我的生活

□阿不拉提·阿不都拉(维吾尔族)